

古街淘宝

王志广

闲着看电视,看到鉴宝节目,有时也会听专家讲解两句。跟着节目学一学分辨宝贝的真假,一边看鉴宝专家的脸如同晴雨表般变换来去,一边私下估价值,猜得对与不对,都是一笑而过。家中没有宝物,疑似宝物的物件也没有。古董这一行离我很远,对于捡漏这种好事,我不心存侥幸。

前仓镇荆州村荆州自然村有一条古玩街,我很偶然地到了这里,就像电视换台时正巧按到了遥控器。荆州古街不直,两旁老房子多是碗口大的石子砌成的,街也不宽,摊位挨着摊位,上面摆满盆盆罐罐、玉器钱币。亮晶晶的有,灰头土脸的更多。北京有条古玩街,凌晨2点开市,小摊上只点着昏暗的油灯,摸黑交易,天没放亮就结束,看起来鬼鬼祟祟。荆州古街倒没有那么神秘,明媚的阳光下,人来人往,商贩问询吆喝招揽着客人。小摊摆得光明,生意做得明白,市集气浓。

我对古玩不感兴趣,也没想过发横财。再说了,这么一条看着不起眼的街,怎么可能寻得到宝物呢?如果不是朋友相约一起,我才不屑正眼瞧一瞧地摊上的这些古铜老铁、陈旧字画。

来都来了,走马观花。摊位上,看到最多的是一些过去常用的箴器,饭堂上用的,迎亲时用的,退了漆的有,漆亮如新的也有。箴器旁边,摆放着铜罐、饭勺、调羹,跟小时

灶头上用的差不多。有些古钱币的摊位,听说有很贵重的铜钱,有市面上很少见的银圆。玉器就摆在贵重的古币旁边,分不清新旧,更分不清缅甸玉还是和田玉。像我这种外行,哪个顺眼就多看两眼。

第一次让我驻足的是几颗石头圆墩子,大的比拳头大点,小的比拳头小点。圆墩子造型像小鸭子,憨态可掬。当知道圆墩子是秤砣时,我的兴趣一下子被勾了起来。在我的家乡永康,靠秤吃饭的人不在少数。从以前的木杆秤到磅秤,再到现在的电子秤,制秤行业在永康延续已久,发展得红红火火。

我当过学徒,做过几年木杆秤,见过的秤砣种类不少。铁的、铜的、铅的都有,其中铁的最多,但没见过石头的。一公配一婆,一秤配一砣。以前,秤丢了秤砣,很难配到跟原来一样的。而且铸铁工艺落后,好多秤砣扁脸斜嘴,七歪八扭。今天见到了石制秤砣,这才想起来,砣是石字旁,最早应该是石头做的。而这个石头秤砣显然经过石匠精心打磨,并且有些年头了。我忍不住打听圆墩子的价格,如果合适,就买两个小的回去。

一台很小的木制榨汁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流槽,以为是用来压榨药汁的。摊主说,以前殷实富裕人家才有这样的榨汁机,主要压榨甘蔗。老人小孩病人,想吃甜的,咬不动了,把甘

蔗去了皮,切成段后压榨一下,就能喝上糖汁了。我见过的大的榨糖机,两个大木墩放在一起,甘蔗插在两个木墩的缝隙间,牛拉着木墩转,费好大的劲,才硬生生挤出糖汁。在赞叹制作精良的小榨机时,又觉得有一点可惜,小榨机劲小,糖水出来少,浪费大了。但转念一想,糖水没榨完,牙口好的取出甘蔗再嚼几下,大家都尝点甜头,也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走了一会儿,我又看到几枚小印章,应该是私人用的,每一枚印章都量身打造了配套的木盒。木盒还加了小巧的盖子,可见原主人把印章看得很重。思绪一下回到了小时候,父亲总是把抽屉锁着,一枚印章也锁在里面。每一回拿出来盖章时,父亲总是神情严肃,那种气氛让我知道家中有不小的事情要发生了。家境贫寒的日子,盖下去的印痕,是让父亲舒展了一下紧锁的眉心,还是让他肩膀担负的担子更重了,我已经记不清了。

看得多了,对荆州古玩街的想法不一样了。来这里淘到的宝不一定贵重,甚至有些廉价。但一些将要忘却的记忆,却会因为一件老物的发现忽然冒出。淘回来的物品是一种情怀,可以拿着它,跟小辈们讲解一段历史。那里面有曾经的峥嵘岁月,或是深藏心底不愿说出的美好,或是你最艰难困苦时,一个人无望又孤独的旅程。



斗潭三章 (组诗)

陈星光

辛丑早春, 与友人再登斗潭山

我不能说花开绚烂。
她们也怯生生的。
在春天,性子急的花
总要受到寒冷的无情拍打。

但她们勇敢地开了。
连着树木嫩绿的枝梢
映我中年脸庞。
人世苍茫,总有更年轻的
姑娘。总有把这片故土扛在肩上的
情怀与担当。

山脊上几座亭子足以瞭望。
家山和小时并无多少改变,
变了只是我们,出去和回来
转眼青春不再。
还是会在这里,闲看花落花开
白云聚了又散。
星星点灯,比城里明亮。

与友人登斗潭山

春风吹我到斗潭
花在开,花也在落
独自抵住黑暗和雨雪
什么也不说

你的芬芳让我倾斜
我瘦瘦的肩膀
可以是一棵移动的树么
始终在你身边

群山向一个圆圆的山丘聚拢
我向大地微微鞠躬

回到村庄

太静了,一张琴弦
在田野
停止了弹奏。
人们离开去了别处
人生苦旅。
有人再也不会回来,
有人成了客人。
儿时的记忆陌生又熟悉,
像多年后
遇到初恋情人。
在我的晚年,能否
在它怀里静静老去,隐入
祖辈的影子中。

清平乐·荆州行

朱礼卓

莺语春送,云碧峰峦拱。古韵石墙通
幽弄,曲径屋檐灯笼。
十八堂井东风,阳沟锦鲤芙蓉。信步
荆州新绿,荆州春意正浓。

楼李秦晋之缘

金林鲤

说起后郑,楼李秦晋之缘,那是千古传唱。

后郑坐落在前仓镇西南方,地势平坦,三面临溪,距新店仅有2公里,因始居村民姓郑,村以姓氏取名,称后郑。

后郑是后吴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处于风景秀美的历山脚下,以农业为主,人少耕地面积广,盛产历山舜芋,种植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祖上刺绣手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后郑村现有130多户,村里有楼、李、周、应、陈、潘等多个姓氏,其中以楼、李两姓村民居多,周是第三姓。

续迁五云至颜六,是后郑村世系歌中唱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中的颜六说的就是后郑村的始迁公楼会。据《楼氏宗谱》记载,楼会,字元正,行颜六,于宋末元初迁入后郑村。颜六公置办山林田地,带领子孙开垦山林荒地,苦心治水,凿地为池,铺石为桥,创下基业,世代相传至今。

据《华溪武平李氏宗谱》记载,馆头李氏十一世祖瓌公,生于明朝天顺戊寅,长大后从荆州义房徙居后郑,尊为后郑李氏始祖。李氏重耕读,勤持家,世代以《李氏家训》治家,尊祖敬宗,弟要恭兄,妯娌和睦,慎重言

语,居家勤俭,严教子孙,敦睦邻里,宽厚待人。

相传李家有女初长成,不仅肤白相貌俊,且人聪明伶俐,女工细活样样精,所织绣品栩栩如生,拿到集市很抢手。所以,来李家提亲者络绎不绝,有富家子弟,也有官宦子弟。楼家见此,心想,近水楼台先得月,赶紧请了媒人去提亲。李公视女如掌上明珠,舍不得小女远嫁,觉得许配本村也好有个照应,所以李公答应了楼家这门亲。有如民间鼓词传唱:拜过天地发子孙,两家如同一家亲。楼、李姻缘乃天作之合,男人耕种,女人刺绣,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楼、李两家和睦相处,勤俭持家,子孙繁盛。

所谓一次结亲,众生结缘,何况自古就有亲上加亲之习俗,楼氏、李氏后代结亲者逐渐多了。

可有一桩事情,让两家出现情感裂缝。村里一对新婚不久的小夫妻,农历正月初三回娘家拜年,老丈人见女婿甚是高兴,一家人热情招待女婿,翁婿两人还喝了点小酒。吃罢晚饭,小两口高高兴兴地告别岳父母。回家路上,男的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先去上趟厕所,让女的先回家。女的回家后迟迟不见丈夫人影,

出门寻找,只找到了丈夫的尸体,女的顿时失声痛哭,当场晕了过去,幸亏大伙抢救及时。楼家如当头一棒,好端端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无缘无故没了,都怨李家这个会克夫的扫把星。李家翁深感痛心,没想到那晚和女婿喝的是诀别酒,女儿一下子成了寡妇不说,还背了这口黑锅。楼、李两家人从此互不往来。楼家也因此定下族规:楼李不做亲,不准李家人进楼家祠堂。

结亲之路,有欢喜,有悲伤。尽管楼家有楼李不做亲之族规,但楼、李两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有着剪不断的情愫,楼、李几代人仍然演绎着一段段感人、唯美的爱情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李家女是克夫命,李家女嫁楼家,要死楼家男人之说纯属迷信。如今,楼、李两家结亲的还有几户,他们开出了幸福之花,结出了幸福之果。如楼绍厅和李笑月,他们夫妻恩爱,李笑月比楼绍厅大一岁,他们勇敢地冲破旧俗走到一起。为讨生活,楼绍厅夫妻同甘共苦,改革开放就勇闯丽江,打工经商,勤劳肯干,勤俭持家,生活四十载,育有一儿一女,过着儿孙绕膝、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